



陰

文山先生文集附錄目錄

卷之一

文丞相傳序

丞相傳

文丞相傳

卷之二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卷之三

宋禮部侍郎廬陵中齋鄧光薦中甫叔公傳

詩曰

生祭文丞相文

祭文丞相文

又望祭文丞相文

祭文丞相歸葬文



文丞相像贊

又

淳立道人招魂歌

又二絕

哭文丞相

又

謁文丞相祠

文丞相祠重脩記

謁文丞相祠

題文山集杜句

又

丞相真贊

文丞相像贊

哭文丞相

又

又

又

又

讀文丞相傳有感

文山祭序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因文山集讀述

神石詩

神石銘

指南錄後序

徐修

文山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一

文丞相傳序

相臺許有壬撰

關東
南春
雷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處時志奇
 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之民
 之上而整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
 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
 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雄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言進退
 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
 而議和也莫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為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
 可為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

文山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一

為逸于淮掖于海負不可為矣則惟死亦可死矣而又不死非
有他也等一死尔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
明俊偉俯視一世頑膚斂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
雖與嵩華並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
公者華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叔宋三百年養正之功者公
一人身孫言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廣慶劉
岳中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土序之有壬早讀指南錄吟咲集
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
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慷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
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
待于是焉蓋富也可謂能後者也元統改元十二月朔參議中

書省相也許有壬序

文忠相傳

劉岳中撰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稱長者大父特用
夢兒乘紫雲已覆上而丞相主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偉岸
目光如電稍長遊郡校見歐陽文忠公揚忠義公胡忠簡公等
文忠公揚文為公祠像慨然曰沒不祖臣其間非夫也寶祐
乙卯年二十以字貢廷對實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
除授承事郎知書監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江上有警其婿
拜相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一人
心安社稷請劾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書奏不報
自免歸以前賊攻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和書省正字兼書寫殿前教授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
董宋臣復為都知一疏極論不報出守瑞州召為禮部郎官尋
除江西提刑柏祖母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辭官
終喪除尚左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
討官臺臣奏免尋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疾知軍國府民設
舞之為立生祠除軍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
院權直兼王樞所檢討官平章賈似道乞致仕有要君意學士
院陳瓘奏書以義實意不消除秘書監臺臣迎合賈意奏并除
湖南運判臺臣復奏寢疾始闢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除
提刑平邵永臣冠道賈清見故相江公萬里於長沙公曰
老矣觀天時人事必嘗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

冬乞便郡奏親移知贛州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
正月朔牒報元師渡江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似道
港師清除右文殿脩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
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脩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
丁祖母劉氏夫人憂壅夫人而起復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仍
趣兵移洪初左相王倫主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右相陳
宜中不合倫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宜中沮天祥事宜中
聞言憂及代相憂及素厚宜中又兼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
奏奏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于洪經畧九江而石陰與呂頤
通自洪退屯置司撫州有旨趣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
州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至臨安兩月累奏乞

喪又奏古有墨衰後戎無墨東登西津者乞仍樞密副都承旨
江西安撫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
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天祥請入分東南為四鎮而以都
督統帥其中時朝廷方遣呂師孟奉使師孟偃蹇傲朝廷天祥
乞斬師孟屢報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成守除端明殿學
士宣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額兵三
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罷死之而全不援元師薄
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額軍五王獨當其鋒自全等皆遁張
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
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遁五王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王死之
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歿所張全督府竟有之獨

斬曾全以徇奏贈尹玉園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之
獨松關急募炎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
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
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
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募炎遁明
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關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
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
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羣身為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
以死衛社稷議不合以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又請自將
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以戰為守世
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高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宣中遣使絡繹



原件短缺

P5

講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
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為
有旨令天祥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
王正統非遽金比今北朝將欲為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以
為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
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為不戰而全勝策之上
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湖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
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
言析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
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惧也何怖我為伯顏改容因謝
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大皇太后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

通兩間脉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再
成計將安出再成為言濟頭揚子橋守者皆松江脆兵今以通
泰軍攻濟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揚子橋以揚州兵向瓜州
再成與刺史趙孟綿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大舉彼軍勢不能
相救護以濟頭揚子橋兵合攻瓜洲之三面再成自江中一面
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
入金陵兩湖無出路其大帥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即為書李廷
芝夏貴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得脫理罪真州不當納之遣官
諭再成亟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三日始天祥出視城壕
使王陸二都統導之出示以制司文書謂丞相為說城天祥方
驚嘆而兩都統鞭馬入城門已閉矣其辭赴城壕欲死有張徐

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夏老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揚州之二有勇刀五十人至張徐各施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社游連騎行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跪下云且行既行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云無可奈何今只欲見李制置有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令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云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惠其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州當相送是日某等張徐先辭去獨二十人從行

頃之二十人亦去明日三揚州社以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不如且避哨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伴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彼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而從行者四人已負腹金逃去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避哨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庄已兩日不得食又追馳徽者夜迷失道幸得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關防說城愈急遂不敢入城過城下河至海陵過海安督軍舟與追騎常相距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通勝報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遣亡於許浦始釋制司前疑得海舟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四月朔日至温州蓋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

天祥上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六日至行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具負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曰天下十月赴汀洲遣督參趙時賞督咨趙孟深復軍都督黃吳浚復粵都天祥移屯漳州龍岩縣示幾浚啾唳都命葉括降遂殺浚以定衆志時唳都與左丞阿剌罕參政董某既入閩李珣王積翁以福建宣慰括撫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得書候見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入梅州如與母弟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四月斬統制錢漢英王福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粵都大捷因開府興國督謀張抃監軍趙時賞孟深盛兵薄賴城下括諭使鄒淵

率賴諸縣兵擄未豐吉水括撫副使黃貴達率言諸縣兵復本和臨洪諸郡豪傑皆納款准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張琥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分守武寧皆遣使詣軍門受約束福建斬偽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太和鍾步張林趙時賞趙孟深率民兵數萬逼賴遇騎卒先後衝之皆潰自相蹂藉死孟深收殘兵保雲都督府聞鄒淵聚兵數萬於未豐乃引兵就之會淵兵亦潰元帥李恒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鞏信駐軍嶺上方戰箭被體不動猶手殺數十人乃自殺崖谷死大軍進至空坑同督府兵潰天祥幾被執值山徑險隘有大石忽墜塞其路乃得脫去既而妻妾子女皆陷惟母曾夫人子

道生從天祥奔汀州趙時賞吳文炳林棟劉沐皆就執張栻劉
欽為亂兵所殺天祥趨循州其冬塔木呂師夔李恒以步卒入
嶺峻都蒲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皆會廣州天祥駐循之南嶺
黎貴盛有異志伏誅明年二月出海豐三月屯麗江浦命弟暨
攻惠州五月端宗凶問至衛王改元祥與天祥奉表起居自劾
罔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勦旅勤王
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
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畧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
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時廣
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佯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
祥與舟自碇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

還朝為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往樞密使出已上言
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
三百兩犒兵軍天祥致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道
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耶秀夫大息而已時
軍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起復初
皆為亂盜世傑招之叛附不常潮人苦之潮士民請移
十一月進潮陽縣執斃黨劉與時張弘範為都元帥以
下海以女奉自漳泉入潮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
海豐入南嶺鄒淵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宏
海港陳懿為迎導具海舟以濟弘範既濟使其弟弘正
指督樓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
度不得脫

即取腹中膽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冀速得死
已乃暴下竟不死諸軍皆潰天祥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
日至瀋陽踴躍請劍就死弘範必欲禮見議相見禮天祥曰吾不能
跪吾嘗見伯顏阿不惟長揖耳或曰柰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
能拜弘範度不能強遂以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
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救父母
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過零丁洋一詩不之詩末云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曰此守護益
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在行朝以樞密兼
宰相至是請死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
言訖即沉其妻孥氣塞抱祥興赴海太妃從之宮人已下皆

從太妃官屬將士爭蹈海死者數萬人十四日弘範置酒大會
諸將因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
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
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
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
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改容副元帥龐欽兒赤
起行酒天祥不為禮龐欽兒赤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
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

世祖皇帝命護送天祥京師弘範遣督鎮撫石嵩護行且以崖
山所得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二十二日發廣州至南安始
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奔奔者明日天祥即絕粒不食計日可立首

廬陵乃為文祭奠為詩別諸友遣人馳歸約日復合廬陵城下
即瞑目長逝乃水成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
竟不得往於是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
不白始從容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因驛中節先為寓
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十月至燕館所供帳如上賓
館人云博羅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連旦四日張弘範至
具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十餘日解手續又十
餘日得疾十二月二日去械猶繫頸五日起樞密院九月見博
羅丞相張平章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強之終不可
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與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綫何代無
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問言又問天祥曰為

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為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
有宰相以宗廟城郭與人又遁逃去者否天祥曰為宰相而奉
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
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留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
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
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爾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
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者所以為宗廟社稷
計故為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
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不能詰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
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
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即位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

以大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謂汝為相
能執三宮以往可以為忠不能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
為忠天祥曰此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此時未嘗國故
也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
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曰父母有疾難不可為
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天祥今日至此惟有
死不在多言汝所言都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可得快死耶死
汝必不可得快天祥云得死即快何不快為博羅呼引去自是
囚兵馬司者四年其為詩有指南前錄二卷後錄五卷集社二
百首皆有自叙天下誦之其翰墨端蕪市人時時為吏士講前
史忠義聞者傾動嘗裹所脫爪齒鬚髮寄第野始終未嘗一食

官飯上自開平還大興問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曰北人無
耶律某南人無如文天祥上將行以大任三積翁謝昌元相率
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君義同鮑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
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具於萬
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能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為事君
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翁言義不
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麥
木丁然知政事麥木丁者嘗開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
昌言不如殺之便自是上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至元壬午
十二月八日召天祥至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
君無可吊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

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為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諭之曰汝不為宰相則為樞密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為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死麥末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即為絕筆自贊素之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場揚顏色不變觀者如堵問市人孰為南北南面再拜而死見者聞者無不流涕是日大風揚沙石書晦咫尺不辨入城門書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為詩文上之天祥死時年四十一有七矣南人謁燕者悲歌慄

慨相應和為歌更置酒酌丞相相慰籍更相自賀至有十義士者收葬於都城外初天祥既第誓不侍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姻親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特遣人告墓以第辭之子陞為嗣又寄第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丞相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云

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即上書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釁鼓此豈希合苟生者賈似道沮之督憲炎嫉之宜也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黃萬石嫉之何也李庚之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與者耶方其脫京口走真陽既真陽走三山出萬死與潮楊仰藥不死南安絕粒

不死無救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為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後傳
長之天下後世殆天以及丞相報宗三百年特士之厚且以昌世
壽也而或者各其疎聞議其無成謀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宗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

丞相傳

宋史有傳廬陵劉岳申又為之傳稍加詳焉

國朝末樂丙申翰林學士吉水胡廣合二傳而為一

復參三考訂此其為全備也

宋文丞相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號革為
鄉稱長者大父特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天祥生故名雲
孫字天祥英姿備爽目光如電稍長游鄉校見學宮祠鄉先生

歐陽文忠公楊忠憲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像慨然曰沒不祖
臣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
在位久政理浸忘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黨一
擢而成宣第五帝親擢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
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尋丁父憂歸服除授承事郎
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開慶初元師圍鄂江上有警左
相吳潛倡遷幸議內都知董宋臣實主之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
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并條陳數事一曰簡文法以立
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三曰就團結以抽兵四曰破資格以用
人辭旨剴切幾萬餘言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
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

充殿試考官進校書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宗已復入為
內都知又上書極言其惡請實之罪亦不報出守瑞州召為禮
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不生母也
即日解官而臺臣黃萬石論以不職終喪除尚書左司郎中尋
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脩官嘗錄院檢討官嘗言黃鑄奏
免除福建提刑臺臣陳懋欽復奏寢新命改知登國府以部居上
派僻塞稅務無所取辦為民害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額民
歌舞之為立生祠除軍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直
學士院兼玉牒所檢討官賈似道稱疾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
允學士院降詔裁賈以義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其景於相
天祥否逆似道意諷別直院改作天祥援揚大年故事亟求解

職似道勉留之馬祠東携出國門遷秘書監似道使臺臣張
立劾罷之除湖南運判臺臣陳堅復奏寢天祥既數年援錢
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始闢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咸淳九
年起為湖南提刑平邵永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江萬里於長
沙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
當有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子君其勉之是冬乞使
郡養親十年改知贛州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亥元至元十二年
也正月朔牒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
周發郡中募練并結潭洞警使方興白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
眾萬人事聞除右文殿脩撰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
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脩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

侍郎丁祖母劉夫人憂薨夫人而起復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
仍趣兵移供初左相王煥主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右相
陳宣中不合煥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宣中沮天祥事宜中
出關留事矣代相素厚宣中又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爰
奏趣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隆興經畧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
通自隆興退屯置司撫州噉守臣趙必岳以宣黃令趙時秘狀
稱軍都連謝吳唐明戴六家義士劫樂安宣黃將至撫州申樞
密院天祥言軍都六姓招募數千人駐吉州候旨入衛未嘗有
一足至撫州境內守臣張皇誑惑欲阻撓勤王大計有旨責降
必岳時秘趣天祥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軍薄郊畿君以新集
之兵赴之是何異驅羸羊搏猛虎天祥曰吾豈不知第國家養

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
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繼
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可保也天祥
書以交時為軍費每四八貨估語及時事輒流涕無凡言曰衆人
之樂者寡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二萬
至衡州除樞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至臨安朝論猶以
宣中未入為嫌天祥駐兵西湖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古有墨
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以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
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
知平江府皆不遣俟宣中至乃發朝議以呂師孟為兵部尚書
對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上疏

言朝廷始息奉制之意多者發剛斷之義史乞斬師孟魯數以
作將士之氣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成尋除端明殿學士
十月天祥入平江宣中遣使張全將濟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
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將廣賴兵三千從之張全以兵欲虞橋
士龍戰死而全不援走回五牧以就朱華華措置守禦全不許
元兵薄華軍華戰敗績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
爭挽全軍船全令軍斬其指華軍多溺死元兵繞山後薄賴軍
曾全等先遁張全亦宵遁尹玉獨以孤軍當其鋒人皆殊死戰
所殺人馬無算玉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
張全諱於督府督府竟宥之獨斬曾全以徇奏贈尹玉周練使立
廟而所官其二子元師破常州屠其城進攻獨松關急留寧炎陳

宣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猶豫未決兩
劉弁至乃委印通判王舉之責環衛王邦傑以城守天祥去平
江三日舉之邦傑開門迎降都人大駭議天祥棄平江天祥出
兩府劉榜朝天門衆始定進資政殿學士淵西江東制置大使
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留寧炎通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
拜以輕兵赴關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
官渡江太皇太后不允都人競為危言持車駕不欲動天祥請
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為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
三官當以死衛之覆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天祥又
請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隸少保背城借一
以戰為守世傑不許十八日元丞相伯顏至寧亭山距臨安三

十里宣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宣中相見宣中許之而遁明
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使者
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為有旨令天祥詣軍前講解遂以資政殿
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以
為與國乎將欲毀其宗社乎若以為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
興然後議歲幣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輸軍前北朝全師以
還此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
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
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宗狀元宰相所欠一死
報國耳宗存與存宗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
怖我為伯顏為之改容因留天祥且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京

太后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白左三
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
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
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等皆曰
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傍慰解之初天祥上疏乞斬呂師孟
并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至是文煥謂天祥何故以
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
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六年不殺是以至此天祥
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
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令汝闔族為逆矣尚何言文
煥漸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貴

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今日能殺我我得為大宋忠臣足矣豈懼
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自是愈益勸曰不遣賈
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其渡海
歸閩者惟方輿朱華鄭瀛張汴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
吳堅賈餘慶北行初天祥將詣軍前諸客皆贊行天台杜詩獨留
行諸客遂辭去至是諸客皆散惟詩從至京口留十日天祥欲引
天濟與帳前余元慶定計亡趨真州再不可得元慶遇故舊以白
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
強委不受竟得舟二十九日午趣過瓜州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
相渡江得艇迫稍緩是夕醉主人沈氏興守者王千戶得出門又
從沈氏先識逃夜者杜詩強與之飲而宿之酒樓得其官燈出

卷至舟中。三月朔日也。字將苗再成。延入城。時真州不聞京師消息已數月。
忽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再成與諸將幕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與
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宣撫不能合從得丞相交通兩閩不一月
間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言
頭揚子橋守者皆沿江皖兵今以通泰軍攻溧頭以高郵寶應淮
安軍攻揚子橋以揚州兵向瓜州再成與刺史趙孟綿以舟師直
溧頭江同日大舉彼勢不能相救復以溧頭揚子橋兵三面合攻
瓜州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然後以淮
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要兩湖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
喜甚即為書李庭芝夏竦遣使四出約結先是揚州有脫歸至言

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疾之得書，疑宰相併于二人，無得脫理。以天祥來，說降罪真州開門紉之論，尋成。遂亟殺天祥，以自白。毋或不悉。殺紹天祥，出視城塲，使王陸二都統填之。出城示以制司文書，天祥方驚嘆。兩都統即鞭馬入城門，已閉矣。天祥傍徨門外久之，杜沂欲赴城壕死，有張徐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路分云。安撫謂揚州不可往。天祥云：夏官無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沂連騎行數里，張徐謂下馬。天祥既下，又云：且行既行，又云：且坐。坐久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丞相不可往。天祥云：

無可柰何。張徐云：要送丞相往淮西。天祥云：淮西無路可歸，今只欲見李制置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導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令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曰：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決欲往揚州，當相送。然猶以淮西路遠之見，天祥無可疑者。然後導以從揚州。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從行。項之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沂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矢石之下。城外去揚子橋近，必有哨騎，不如且避一日。以夜趁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俸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途，不如死揚州。且

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決從者十二人四人已腰金逸矣不得
已往揚州從賣薪者依其家避哨未至而天明伏土圍糞穢中
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庄已兩日不得食又迫進激者夜起
高郵失道哨兵奄至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澣金應而去虞
候張慶夫中目身被二劊天祥偶不見獲澣應解所懷金與卒
獲免募二樵者以簣荷天祥得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閉防說城
愈急遂不敢入城過城子河亂屍中每與哨相先後至海陵過
海安如軍凡三百里舟與追騎常相距其間危不免者數矣至
通州幾不納適牒報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
於許浦始釋制司前疑而又追追騎賴通州守楊師亮出郊聞
而館於郡衣服飲食皆其料理又得商船通揚子江入蘇州洋

展轉四明天台四月八日至温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
祥奉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
召天祥二十六日至行都門除右丞相特相密使陳宜中副使
張世傑用事丞相具負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
馬發行都出劍南號召四方十月趨汀洲遣督參趙時賞督咨
趙孟深以一軍取道石城復寧都督替吳浚以一軍屯瑞金復
寧都劉朱蕭明括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天祥覺汀守黃
去疾有異志移屯漳州龍岩縣時賞孟深軍遠惟吳浚不至未
幾浚降嘶唳都命來說天祥軍士洶洶遂殺浚以安衆心時唳
都等既入閩李珣王積翁降之為相建寧撫招討使各致書天
祥天祥復書候見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復

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見遂降趙光祿大夫都統錢漢英王
福有跋扈志斬之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雩都大捷日
開府與國督謀張外監軍趙時賞趙孟傑盛兵薄頓城下詔諭
使鄒澤率類諸縣兵直搆永豐言水招諭副使黎貢達率吉諸
縣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響應多遣人詣軍門受約束准
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張琬撫州何時
皆起義兵張鏗熊桂劉斗元吳希稟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
間復數縣以應天祥福建新偽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
振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類自將兵攻天祥貢達以軍千
人民兵數千遇騎兵於太和鍾步騎兵突正軍正軍不動遽出
民兵後民兵驚潰自相蹂藉死孟傑叔殘兵保雩都天祥欲引

會鄒澤於永豐會澤先為恒兵所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
斯立顏起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兵敗被執
天祥聞之製服哭祭之李恒乘勝追天祥及於廬陵東固之方
石嶺都統制輩信駐軍嶺上力戰箭被體不動猶自殺數十百
人乃自投崖谷死恒軍復追至空坑天祥兵潰幾被執恒山徑
險隘忽有大石塞其路故追兵緩不及而妻妾子女皆隔道時
賞被執兵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歸天祥以
此得逸去與母曾夫人子道生俱奔汀州吳文炳劉洙林棟皆
就執各自引決不屈張汴劉欽為亂兵所殺天祥起循州其冬
元塔木呂師夔李恒以步卒入嶺煖都督壽美劉深以舟師下
海天祥駐循之南嶺元兵圍廣州黎貢達潛謀降斬之明年二

月出海豐縣三月屯靈江浦命弟璧復惠州四月瑞宗凶問至
衛王繼立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劾用功有詔獎諭陸秀
天當華其畧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指
奉國脫危機於庠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視之未能
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
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乃移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誰令
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秀夫太息而已又移
廣州時廣州新復暉天祥威重陽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不果入
六月祥興帝自碭州迴駐崖山天祥累請入覲張世傑次日迎
候宜中還朝為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亡皆不
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封齊魏國夫人官屬各轉五

官以金三萬犒其軍時軍皆疫疾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
卒遣使宣察起復初陳懿兄弟五人俱為劇盜世傑招之攻閩
遂據潮州叛附不嘗潮人苦之天祥聲罪討懿懿走山寨潮士
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興明州海艘漂
至潮陽得水軍二十餘人云元帥張弘範以水軍自明秀下海
以步卒自漳泉入潮水陸並進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
移屯趨海豐入嶺南謀結寨據險以自固鄒淵劉子俊以民兵
數千至自江西時弘範兵尚隔海港陳懿為鄉導具舟以濟其
師弘範既濟使弟弘正以輕兵襲天祥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
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
天祥上馬急索水飲異得速死已乃暴下竟不死鄒淵自剄未

絕衆扶入南嶺死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張鏗熊桂英希
奭陳子全俱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滌道諸軍皆潰天祥
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起七日至潮陽踴躍請就劍死弘範
必欲以禮相見左右命之拜天祥曰吾不能拜吾嘗見伯顏阿
朮惟長揖耳左右曰奈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日且昃
弘範度不能強即曰見伯顏阜亭時吾實在傍遂以客禮長揖
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
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救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
愈益急索乃書過零丁洋一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
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於太妃曰

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即沉其妻孥冠裳抱祥興
帝赴海死太妃宮人已下背後之將上官屬皆蹈海死者數十萬
人天祥不勝悲憤為長歌哀之十四日弘範軍中置酒大會因舉酒
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
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
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
誰復書之天祥曰商亡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
書弘範為之改容副元帥麗鈔兒赤起行酒天祥不為禮麗怒罵之
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扶世
祖命送天祥至京師弘範遣都鎮撫石嵩謹護其行且以崖山所
獲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四月二十二日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

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劫李者即絕粒不食計日可首
丘廬陵乃為文祭墓為辨別諸友遺人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廬
陵城下即顯日長逝乃水盛風波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
遣人竟不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復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
節不白始欲從容就義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因驛中鄧光薦
遷寓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淮士多謀劫天祥者不果十
月一日至燕供張甚盛館人云博羅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復處坐
達旦四日弘範至具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六日
兵衛坐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繫十一月二日去械繫頸五日
密院九日始見丞相博羅平章弘範暨諸院官通使命之跪
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力強之終不可通事問有何言天祥曰

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蓋忠於宋所以
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更有何言天祥曰為宋丞相
宋亡義當死為此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嘗有宰相
以宗廟城寨土地與人又遁去者否天祥曰為宰相而奉國以
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前除
宰相不拜奉使何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
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
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夫
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者所以為宗廟社稷計故
為忠臣從懷惡而死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死者非忠
從高宗為忠博羅不能諍卒章以下皆裝有問晉元帝宋高宗

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
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為不正即位於德祐去國之後不可
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
羅謂汝為相能執三官以往可以為忠不能則與伯璜丞相一
較安勝負可以為忠天祥曰此責在陳丞相我時未當國難以
責我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
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
疾雖不可為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若非人子也文天祥
今日至此惟有一死不在多言丞相所言多不是博羅怒曰汝
欲死得快死耶死汝必不可得快天祥曰得死即快何不快為
博羅呼穉吏引去自是囚兵馬司四年其為詩有指南前錄三

參後錄五卷集杜句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端
市又時時為吏士講前史忠義傳聞者傾動所脫瓜齒鬚髮
畏奇第亦始終未嘗一食官飯王積翁屢餉以銀物福王與芮
嘆曰我家有此人耶亦以銀百兩從積翁轉致之有勳舊西域
人從保任歸其家事之積翁又合宋官謝昌元程飛卿等十
人謀請釋天祥為苦乞師莫得自便留夢炎私語積翁曰文公
願移撫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
解遂下果適和禮霍孫為相引用文儒多以天祥為薦者世祖
自開平還燕問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楚材
南人無如文天祥世祖將付以大任積翁昌元以書論上意天
祥復書云諸公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

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積翁
知不可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為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
兵馬司好與飲食積翁出語宰相將行之天祥使人語積翁吾
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
會麥米一參知政事嘗聞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倡言
不如殺之使上與宰相憂欲釋之輒不果會有閩僧狀職言土
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薛寶住自稱宋主有兵二
千人欲取文丞相投匿名書言某日欲舉事燒蕺城蕺為亂丞
相可無憂者群臣有言瀛國公族在燕不便時盜新殺左丞阿
合馬遂命撤城蕺驅瀛國公及宋宗室於開平頗疑丞相為天
祥十二月初七日司天臺奏三台折初八日召天祥至殿中長

揖不拜左右強之堅立不為動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吊之
民不幸與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
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矣天祥當遠死
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汝為中書丞相
天祥曰天祥為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獲一死足矣
又使諭之曰汝不為宰相則為樞密天祥對曰一死之外無可
為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賜之死麥木下力
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即為絕筆自贊繫之衣帶問其
詞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意氣揚揚目若觀者如堵臨刑
徒容謂吏曰吾事畢矣問市人孰為南北南面再拜就死俄有

使使止之至則死矣見聞者無不流涕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
相應和更置酒酌丞相更相慰賀有十義士投死壘於都城外
面如生年四十有七是日大風揚沙石書晦咫尺不見人城門
晝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為詩文上之觀者咸嗚咽感慟言得
其緣履寶戲之初天祥既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
散族姻賓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遣人告墓
時弟壁之干以書歸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兄大
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輒辭仁
宗在潛邸聞其名召見之及即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
祀南海道卒官其子富為興文署丞史臣論曰自古志士欲信
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

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喪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
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爭欲把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
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未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
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
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杜其節
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圖之終不可得觀其從
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
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
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病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來史
臣為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牴牾鄉先生前遼陽儒學

副提舉劉岳申為丞相傳比國史為詳大要其去丞相未遠
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為多又必參諸丞相年譜及
指南錄諸編故事蹟叢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既
以刻梓後復刊見岳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郡人夏伯時亦
以鈔版於是岳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
見廣竊觀二傳詳畧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為一
中主岳申之說為多并取證於丞相文集芟其繁複正其訛
舛庶幾全備使人無感論贊則並錄之國史之論揆諸人事
而言岳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
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
爭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為反有難者昌黎

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顛者也丞相之云
豈異於是意丞相不可尚矣其相從興義之士或出自小官
或奮跡庶民雖當摧沮敗軀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
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因結於人心牢不
可解有如此者使人昏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首主以養
富貴其親丞相所卒尤有魏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
其善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然觀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
事赫々悚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近年以來老
成凋謝而談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疎
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寢矣實推取信於列傳暇替異同莫
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

今文山集卷之十一
筆誠與能有所裨益特畫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爲
惜也

永樂丙申春二月甲戌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
夫都人胡廣謹識

文山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二

文丞相督府志義傳

鄧光薦

趙時賞和州宗室也武舉歷任知池州旌德縣以功名自負抗
敵數有功入闕行朝擢知郢武軍自同督府建隨府典軍神
未明雋議論慷慨空坑之敗走三吳溪被執其事見丞相羊
譜至隆興遇害時嘗在軍中見同列威輜重飾侍姬嘆曰軍
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有係累而至者輒麾去之云小
令戮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衆官至直寶章閣軍器監
同督府參議官

登信安堂軍人荆湖老將也沉勇有謀同督府建信爲都統制

兼江西招捕使行府兵盡潰北兵追及丞相於廬陵方石
嶺下信駐隊據險殊死戰体中數箭殺敵過當傷重而死土
人收瘞之事聞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戰所至今廟食水旱
疾疫禱焉信初至丞相付以義士千人信曰此等何用徒纏
手耳遂自招募淮卒數十自隨常快快曰有將無兵其如彼
何

鄒淵字鳳叔吉水人也以家俠行臺郡間貌癯寢挾枯龜不類
貴將從丞相勤王補武官至將軍後以寺丞領江西招諭副
使聚兵甚盛寧都陷被執變姓名為卜者得脫攻興國復永
豐空坑敗竄身竊洞約而首傑引兵入廣潮陽敗以丞相被
執遂自剄而死

張汴字朝宗蜀人明銳輕俊嘗從吳丞相潛凡淵於荆湖幕
習兵事後丞相贛州勤王空坑敗而死仕至樞閣脩撰廣東
提舉同替府參謀官

陳龍復泉州老儒也登丙辰進士第沈厚朴茂有前輩風流
歷州縣以清動著名丞相開府南劍舉辟多知名士如三山
林俞林元甫皆卒汀州龍復以老成重一府聚兵積糧循梅
行府趨潮陽北兵追龍復被執遇害年七十有三

呂武太平人丞相陷北營應募隨從北行動烈喜面折人然忠
鯁人皆服之丞相脫鎮江走淮東患難中賴武自壯及開府
南劍遣武結約江淮間閱數千里至汀梅以環衛官將數千
將出江西死一軍為之流涕

繆朝宗准人有意氣從丞相于平江及歸福安朝宗自發間道
未歸精練幹實孜孜奉公空坑之敗自縊而死官至環衛知
梅州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為贛州三寨巡檢素驍勇敢戰從丞相
勤王至平江遣玉同准將張全廣將朱華救常州拒戰五枚
全華等適惟玉以所部三寨及義士五百人殊死戰玉手殺
數十人冒箭如蝟健鬪無如之何止軍橫四鎗於其項以敵
棍擊死之餘兵夜戰殺人馬蔽積田間及明惟餘四人脫歸
事聞贈玉壕州團練使官其二子亦節即給良田二頃立廟
于贛州

劉子俊字民章丞相同里人也相友善領漕貢從開府興國行
府敗子俊收散兵保洞源引軍入廣會行府潮陽越二十日
而行府敗子俊遇害官至宣教即帶行軍器監簿同都督府
機宜文字

蕭明哲字元甫吉之泰和人嘗預鄉貢剛毅有膽氣從丞相汀
梅督募出江西以架閣監軍收復萬安龍泉行府敗元甫入
野陂連結諸寨為鄉豪所陷走敗被執遇害於隆興臨刑大
罵不絕口南北壯之

劉泳字淵伯丞相隣曲丞相喜象奕沐雖不敵然窮思忘日夜
言趣理下亦以是好之從勤王號劉監軍專將一軍為督帳
親衛圓機應物酬答不倦會病劇乍起空坑之敗詎諸隆興
與長子同日受害次于死亂兵幼子沒於廣

杜濬字貴卿號梅壑天台人游俠于臨安及臨安危糾合義兵
四千人當國者不省二年正月十三日見丞相西湖上丞相
獎異之丞相使北營辭力爭不可陳志道遂之去丞相北行
諸客莫敢從濬慨然請行丞相鎮江脫走濬之力也志勞備
盡詳著丞相年譜及佐府南劍遣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
濬趨行朝奉朝命歸行府江西敗又與跋涉危難者年餘移
屯潮陽許護海舟官富場至厓山及厓山潰濬被執至廣州
貧病無人色尋卒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以望貝士有軍功歷仕州縣者二十八年
家居贛郭中詔勸王丞相造門問計繼周具言閭里豪傑子
弟與凡起兵方畧甚詳其子太學生彥文亦晝夜參預籌畫

調度繼周雖若不勝衣以年輩為鄉里所推服率贛義士以
從至京丞相使北營言旨放散義兵繼周父子領眾歸則贛
已失守繼周蟄兵於曹盤辟草莽將以有為也會景炎登極
以繼周知南安軍八月二十二日贛州總管楊仔襲執繼周
父子殺之事聞旨贈敷文閣侍制謚忠節與諸子息澤候事
平立廟本州次子集從丞相攻江西死循潮間其家人死亂
矣惟繼周幼女廉集之子英生在繼周兄子逢春投拜為萬
戶入燕間見丞相于千戶所丞相為書繼周遺事作行狀後
數日而丞相遇害

林琦閩士也丞相屯餘杭琦結集諸山忠義捍禦海道及南劍
開府琦就辟外文采內忠實患難勞而不怨權惠州通判潮

陽賈琦被執逃奔惠州又被獲鎖其項至建康卒
謝祀秘書郎大學名士督府幹辦架閣許由李幼節皆閩士之
秀俱登進士第以文來望一府空坑之敗莫知所終
吳文炳林棟皆閩士有幹實俱為督府幹辦帶架閣空坑之敗
被執至隆興遇害樊鍾刊言文炳受刑時吏卒摔辱之文炳
笑而謂之曰我與尔亦各為其主耳尔何辱我為至死不屈
劉欽字敬德吉水雋人也預鄉貢有志氣健議論與丞相友善
行府至汀欽來寧都就館諭使卸鳳北軍奄至死亂兵同死
者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山皆吉之英俊欽死其父母妻子皆
以流離終

魯鳳字朝陽廬陵人丞相嘗自從鳳學自大學釋褐為衢州教授

累遷國子監丞隨行府之汀丁丑春添差梅州通判以病卒
於汀

張雲吉州敢勇軍將官從丞相勦王丞相奉使拘留北營雲引
眾歸鄉里吉城已降雲不勝憤丙子七月引所部夜襲上營
前擊殺北軍數百人北軍不測其衆竄與戰於南柵門外雲
眾舉砲發敵適北軍經過者來援雲表裏受敵會天明戰渴
赴江飲北軍衝擊之雲衆溺而死

孫泉字實甫龍泉人丞相長妹夫也丞相兵出興國其邑人奉
一桌以邑返正北軍來攻衆拒守不能下而糧盡所賣遇害於
隆興毋妻子沒入燕泉官至宣教即知吉州龍泉縣

彭震龍字雷可永新人也丞相次妹夫跌宕喜事功起兵隨勦

王及歸郡邑已陷乃結湖南諸峒豪傑謀與復會皆府出江西即以永新縣返正行者命劉槃以重兵攻之其親黨張羅等內應被執遇害於郡城槃亦永新人素無行為士人所疾槃恨之以運判權知隆興府德祐元年十一月北軍至槃以城降至是以私憾遣北軍屠永新

蕭敏夫蕭夫兄弟皆工詩為丞相客相從勤王與彭震龍收復永新縣及縣再陷兄弟俱死焉

陳子敬穎人以賞力雄鄉里行府至汀子敬請招集義兵置屯皂口據賴下流以遏北船忠效甚著行府敗衆於黃塘連結山寨不降北以重兵襲其寨寨潰不知所終

趙番衡山人登甲戌進士第歲丁丑三月張虎起召嘗慶府

環鄧爭應之復鄧之新化潭之安化益陽寧鄉湘潭諸縣湖

南行首遣薩里蠻提兵屢至虎輒敗失馬動以百計五月朔

璠與其叔父漂起兵湘鄉同督府以璠書達行朝授璠軍器

監號召勅王於是朝奉即張唐長沙人南軒張宣公諸孫也

前通判贛州熊桂湘潭人進士年七十餘劉斗元別首魁皆

起兵復潭之衡山湘潭攸三縣明年同督府敗歸汀州人心

大失望潭省兵陷所復諸縣攻焚下岳祠璠漂走不知所終

執唐至行省參政崔斌欲降之唐罵曰紹興至今百五十年

乃我祖魏公收拾撐拓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於地下

遂遇害桂為湘潭人所殺殺并屠其家

吳希頤陳子全王夢應皆攸縣士人亦自通於同督府與趙璠

相應希夷大家世積善急義鄉里德之子全少剛猛殺人晚
入佛學徒千數百人穎悟如高僧夢應甲戌進士調廬陵尉
臨安陷希夷遣間使通行朝連蜀師又出區仲舉通桂師馬
暨及郡元帥益王府旬月間遠近響應京炎即位事聞同督
府承制各授官有差希夷志有餘而火其千金聚眾數千善
撫慰為眾所懷七月二十一日復袁州三汭鄉縣袁州總管
嵩孫宣差來萬戶舉兵來爭夢應率數百人遇于明府嶺戰
數合殺曹千戶大小頭目北軍敗走未必死北益兵再大戰北
軍又適殺來萬戶之子及頭目六人僵尸敵野餘兵奔袁州
會傅永新兵敗督府師潰眾謂事未可圖遂退獨子全所部
據險待命已而湘部諸縣并陷北軍日夜環而攻之子全曾

中流矢死子統遺妻殺之妻屬死狀無遺類希夷復醜陵遲
北軍眾寡不敵死之門三十口魚 者夢應氣歸以淮澤
散遺書其善聞捕者無敢近已卯 相已統屋山已亡乃
逐百餘人問行入水新境依頽明 其眾疾疫死散夢應
母妻兒女皆殺惟一身存
陳華字信 魏鏡探聞登己丑進士第奉同督府命起兵結約
心陽 謀取信州北軍出捕華敗走伏窟中不食死妻
得死 傳卓吁江人由進士第受同督府命為地論起兵
無成 言

何時子 翁孫之樂與人然丙辰第歷仕知興國縣有才識操
守 相勳王 聚兵財運軍需至衡信間達平江丞相

去除知撫州江西時官居丞相出江西以特帶行知監江
西提刑聚兵入崇仁返正未幾富室道北軍奄至時伏溝竄
中勝走變姓名游新汀龍間數年隱吉之永豐又數年乃歸
久之病卒

羅開禮字正甫吉之永豐人會選解褐授武岡軍教授以贊力
雄御景炎元年受同督府劄命以士兵復永豐縣未幾敗
被執死吉州獄

劉伯文字致平吉水人以武舉絕倫賜第仕州縣有賢譽從丞
相勤王明年義兵散而歸見鄉國淪陷居常憤悒景炎二年
戶督府駐興國伯文詣府受文書結約遠近七月四日至表
州仰山廟祀湯氏家僕醉漏言巡兵執而搜其行李得同督

府文書甚多宣差未高朝之伯文慷慨自引一不以累人
獨斬于表市家屬從之

二子以屠沽自給

李梓發字材甫南安軍南

縣人世為邑豪主溪洞隅保梓發

為南安二縣管界巡檢

西陷南安守楊公畿迎降擢南安

一縣不下邑人黃賢與

發共推前南安尉永嘉葉茂為主

治守具北軍至城下縣敗

景炎元年十二月北丞相塔出與

張呂二元帥引大軍為

圍之數匝邑猶犇死地城墻及有

北軍攻之百計梓發

入併力死守書則隨機應變夜則

鳴金鼓劫寨殺獲無算

出等相顧曰城子如堞大人必乃

爾硬耶明年正月六日

塔出與張呂至城下諭降邑人

大罵俄砲發幾中塔出

日徙寨水南猶力攻凡三十五日

北軍死者數千不餘竟二月棄民出降北軍乃退梓發與賢
聖守如故歲寅冬丞相世親已卯二月崖山亡三月北叅政
賈居貞往諭降城上詔言如初時邑人稍稍徙去心力懈於
前時賈命方文等進攻十五日城破屠之梓發全家自焚望
炬敵五色或以為忠義之感邑人多殺家屬巷戰殺敵猶過
當

張哲齋台州海上豪也所居曰城門鎮蓋國初名將永德之後
丞相自通州泛海過城門哲齋延款結約舉事張欣然聚海
艘移檄海上豪傑聽命命丞相至福安請自取明州為陳宜
中張世傑沮止張亦以失約止越二年張弘範南伐見檄文
墻壁間屬舟人與之有必不告捕至軍前哲齋知不免語弘範

曰某生為宋民死為宋鬼何怪我為弘範殺其父子碎其家
劉士昭吉之泰和人為鍼工與鄉人同謀復泰和縣事敗血指
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以帛自經
士人王士敏忼慷不撓題獄中云此生斷不望生還留得虛
名在世間大地盡為胡血染好歲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
吾病失聲不能詈罵又萬安縣有僧起兵舉旗號降魔又曰
時危聊竹將事定復為僧旋亦敗死

唐仁南安土豪也奉同督府命通江西音問結約取贛約日舉
火為號城內外夾擊仁軍輕先期至北軍浸覺閉營掩捕格
殺仁軍不見火遽退賴軍鐵馬時丙子冬也已而仁偽投拜
北官要索倨甚仁怒殺其來使置酒斃其肉與同督府來使

食之久而仁病死

鍾震桂東土豪也與茶陵賀尹二姓稟命同督府間行至厓山未幾厓山潰被擄後脫歸

蕭興南雄州摧鋒軍丙子秋趙潛方興等兵復廣摧鋒軍寨於韶州仁化縣山谷間推興為主遣使間道受同督府文書號召浸盛丁丑劉自立守韶州乘間襲擊興寨興等力戰不敵潰散不知所之

金應蕭資吉水人皆為丞相書史應從丞相間閔脫鎮江病死通州城下資隨丞相入嶺忠勤曲盡丞相之執遂遇害徐榛永嘉良家子為丞相書史丞相執于潮榛得脫自請從行病死于豐城

替曰文丞相僚將賓從率職可書者四十餘人其他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雖人品不齊然一念向正至死靡悔蓋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而能夷險一節殺身成仁君子所取焉

文山先生文集附錄卷之三

宋禮部侍郎廬陵中齋鄧光薦中甫叙公傳

論曰公高明俊朗英悟不允輸弱冠即先多士感激理宗親懼
不倚勢近利齷齪自棄故其立朝有本末諫諍有風烈治郡持
節廉明有感及北軍渡江捧勤王詔書泣數行下內不謀於親
外不謀於屬即建旗移檄以列郡守舉事初亦與奉詔書多乏
和應已而諸路閔然若不聞惟天祥獨行其志堅力直前百
而不折屢磔而愈奮皇拘留北營驅逐北去猶冒萬死南走
家疑法險寄命頃刻僅而得達當是時其飛潛若龍其變身若神
南北無不想見其風采故軍日敗國日蹙而自遠歸附者日衆
後之者亡家沉族折首而不悔雖緣人心思嚮中國未忘趙氏

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興起動悟之也天所廢興智勇為
困而况居之深謀之客出無制勝之將用之行陣類非素簡練
之兵大抵元合烏散常抱空志赤手奉事上不資藉傍無倚角
是以先聲有餘跳身數道蓋自江西之劔麾下單弱因以疾疫
不能出師矣不幸被執仰藥不死久繫燕獄不死後欲信義於
前自白於天下後世非有秋毫貪生畏死之意也雖功業不能
以尺寸而志節昭灼乎終古南北之人無間識與不識莫不流
涕驚慕繫道其平生自古節義之大臣蓋不若是烈云又為詩以
哭之

詩曰

哭公無處哭忽忽但神傷一死三年忍孤忠百世芳觸山天永

折掘獄斗無光收骨誰燕市猶堪託晉陽

所欠死分明何心更苟生錯疑囚管仲快見害真卿魂塞青
塞天全汗竹名北人傳好句大半獄中成

怒罵都堪史頰眉更若神風霜欺遠客天地負純臣囚鳳文猶
蔚屠龍性肯馴淒涼李翰老無力傳張巡

又

思公淚懸河九地無處瀉想公騎赤龍請命蒼梧野世人醉生
死翻笑獨醒者焉知千載英精爽曠不夜義士無廢典時運有
代謝念昔喪亂初公騎使君馬奮袂起勤王慷慨淚盈把須臾
三萬輩如自九天下燈棋書檄交笑語雜悲吟捧土障洪河一
繩維大厦至哉朝宗性萬折終不捨身繫冠自南血碧心肯化

顏鈞凜忠勁杜句蔚駭雅晉陽骨肉究東市刀兵解精神揭天
日氣魄動夷夏丈夫如此可一死猶足怕田橫老賓客白髮餘
息假有時夢電岩意悟尚飄洒非燕中丞傳殺青付誰寫魂歸
哀江南千秋姐鄉社

生祭文丞相文

壬寅年午

鼎翁

梅邊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
床共賦感懷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
山飯伯夷子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矣予
謂向字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
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
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

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奉天等處以訊江廣烏合之衆他
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懇懇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恭
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大學父沒人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志
進難效思退復駟孝悌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
僕於國恩焉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
述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膺錄數十本自贖至漢
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與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
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簽判與其元亮
答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
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

死矣文章周魯科第却和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婦祖其之
乘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得
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勳主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蓋元氣
踏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即
未明今勳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
出則顏重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所成而太節亦無媿所欠
一死耳柰何耳孰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向歆
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
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廁舍之後投筑於日耀之餘於所
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
後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抗天下况

趙孤蹈海楚懷人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
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
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
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辱則
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於景鄉張巡諸子為上
李陵降矣而曰歆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
况刑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惟不刎豈足以見志况使陵
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
待知者而信柰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
不惜哉歆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嘆室方降子卿使目非有
與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讎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

先朝討史思明方戰納劍于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即可蓋我命麟於是乘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睡臥之讎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笑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背也李昇慕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一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天撫安本以為德又反為禍

幾微一失可不惧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令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誓處保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駢解而臣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於害矣炎午丞相卿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負進而又沒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御國時有少年狂子持雙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感威行遣女歸蜀相母

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
大妃于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
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馳之
庶遺魄得返中國也被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
忍飄棄仇讎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殺則斃自梅嶺以
出縱不得留僕廐而使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
而首丘焉廬篋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
老死於降師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
寒五日不汗必帶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
死輕一死於鳴毛麕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繼不斷趙盾
之殺君亦特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鉄噬臍寧有口乎嗚

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難言計則哭

又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子嘗為文生祭之已而言水張千載心
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
痛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
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釣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
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童子易箚何如天意佑忠
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搶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
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
之血日月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

為寔干將莫耶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主不化今夕何夕斗轉
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予嘗讀三梅邊先生所為生祭死祭信國公文二篇其忠烈
之氣直可與天地間風霆日月星辰相求久偉哉言也使當
時非老去幕下則發謀出處為信國左右手者豈在杜架閣
諸君子後哉今諸君子皆以信國牽聯掛名于宋史則先生
之志知者鮮矣豈不良可慨耶雖然先生見義明信道篤固
不足以史書為輕重二祭文不朽也恨生晚無緣親炙故再
拜而識以斯語庶百代之下有能觀先生風神者尚足以感
發而興起云

祭文丞相文

盧陵王幼孫

李樵

歲戊午月日發祭于文山先生之墓嗚呼人皆貪生公死如
歸人為公悲我為公祈我知公之望此而止而至于此則又何
俟方其後各人已或嘗我知公之感激易耳山岳崔嵬有時忽
頽滄溟浩發有時忽竭月胡而為日胡而為理數至此天地無
策公心烈烈上陋千古謂山可平謂天可補奮身直前努力事
柱千周萬折千苦萬苦初何所為以教臣忠策名委質視此高
風我與公交袞衣裘褐我安南以公盡臣節此心則同所愛則
異公未嘗可以無媿昭昭青史垂法將來被茲生者尚何為
哉

祭文丞相歸葬文

前八

歲戊申月日祭于文山先生之靈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

死耶也初建議委曲遷避惟期絕枕恪盡所事入此議其為非
而終也竟莫移其一是及其寄聲小村昭著未川勝詩嶺海之
南猶故收斂以俟靜密而觀人又議其為迂愚者備而終也竟
莫強其所難嗚呼前言如夢不幸而中予方義經里聞震動君親
危亡感發悲慟毀義滅性豈敢求用當途宛轉乃欲共事此無
可為乃復苦塊忽焉風傳謂六索客道歲苟也孰不聞忘幼孫
旋疑為綱常計士垂不死死以知已昔遠關屢不及死君人也
狗義入于門於是大搗所授之職衛不易所服之衣冠痛也
朋友編語比官吾實為公之門下客而不可逆者也至於公之
去設位而致祭繼聞舟過追奠而悲歌真弟入燕而請安是特
欲以身從公遊於泉下而靡恤其他者也嗚呼幼孫獨不得從

公而俱死耶嗚呼公死何憾予生何心尚憶昔者小村之行
傾瀝血忱但願全性始終純誠後會公觀見謂此語但必上聞
嗚呼今公一死彌久彌光卓然君臣之義屹立萬世之防所存
者千萬所損者毫芒既得正以斯斃縱萬磔其何傷嗚呼幼孫
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憶後山間語常夜闌因及死生愚謂形
有成毀神無變遷東生西沒如彼火傳此義以出義文之神易
豈可謂始於釋老之異端公則曰否亦既死後霍然無有絕筆
既聞乃若於吾言而有取今公之形體死矣其靈明果何如耶
豈超嗚蒙騎日月而尚顧乎故都耶倘其然古人締交死生何
間道義千古榮名夜旦予猶麗於有形而未得與俱遊乎汗漫
倘身心之有愧尚期賜迷途一呼沉痾之鍼砭也嗚呼痛哉尚

事

文丞相像贊

王幼孫

宇宙內事已分內事况食其祿而位其位臣身萬段臣死無二孰能使之烈烈無媿清氣正氣間氣英氣

又

鄧光燾

東南英氣萃於其身可死其身不死其神

又

劉岳申

死忘其元生愛其膝宋亡誰謚宋史誰筆當日穆陵不可第七萬古廬陵進士第一

丞相真其

蕭謙一誠

趙宋三百年之治教萃於此趙宋三百年之靈神止於此屹砥

柱於頽波遡大川而獨逝不有先生曷其有以嗚呼烈烈丹衷
凛凛生氣伯仲三仁綱常萬世

又

安有如此而在人下安有如此而福壽終然其所以堂堂不朽者為宋五忠嗚呼廬陵之風

文丞相像贊

許有壬 可用

有壬早慕文山公風節與其孫富游嘗字公傳而未得公像意其雄傑峭異昔大史公疑張子房為魁梧奇偉也富第寔奉像求贊始遂瞻拜乃温其如玉焉然其栗而廉者不可掩也仁者必有勇公之謂也贊曰

精金不銹真玉不磷昆岡火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孰為首貞

摧抑不至而力不竭間闕萬狀而氣益振我公之心有如此水
我人我民我疆我理獨有入海萬一振起而實厭宋臣力竭矣
慷慨就俘氣言愈厲談笑燕市取義得義一言一動足為人師
若曰父母有疾不可以難愈而不藥則百世之訓尋厚顏鄙夫
偷生一時死何所遺壞腐水泐公乃不死孰得而死之子今見
公圖繪固嚴霜烈日之梗槩而景星鳳凰尤足以慰後世快觀
之思也至元己卯望書于江夏鶴山寓所相臺許有士頌首耳
拜

浮丘道人招魂歌

汪水雲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嚙繯雪塞身不容寸心取
取摩蒼空睢陽臨難氣塞克大呼南八男兒忠我公就義何從

客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兮歌無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大氣黯淡殺氣黑忍埋玉骨崖山側象義劫

紫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拔舌剖心命何惜地結義弘血成

碧九泉兒母無言責嗚呼二歌兮歌復憶魂招不來長嘆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息不通鴈飛絕獨處穹廡坐縲紲短衣凍

指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鉄白刃飛空肢體裂此時與汝成永

訣汝於何地收兒骨嗚呼三歌兮歌聲咽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殃黃塵暗天道路長男中女

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兒跣足行雪霜萬里相逢淚滂

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兮歌欲狂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飢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狼虎不肯餽

生作人婦左挾虞姬右陵母一劍捐身剛自許天上地下吾與
汝夫為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兮歌聲苦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煨燼不得安叫怒索
飯飢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荆棘蹲坐膚不完失身被繫淚不
乾父聞此語摧肺肝嗚呼六歌兮歌歎殘魂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曉粧顏如玉憶昔狼狽走空谷不得還
家收骨因問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驅人夜燒屋一雙白壁委溝
隤日暮成行向天哭嗚呼七歌兮歌不足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歎香汁杜陵寶唾手親拾滄海月
明老珠泣天地長留日風什九神呵護六丁立我公筆勢人莫
及每一呻吟淚痕濕嗚呼八歌兮歌轉急魂招不來風日習習

有官有官位鄉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蕩跌墮生
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樣惜我斯文天已
喪我作哀音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不來默惆悵

哭文丞相

尚書東平徐世隆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皇封齒日忠如蜀
將斫顏特乾坤日月華夷見海嶺風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
盡老夫和淚寫新詩

又二絕

尚書太原劉伯宣

衣到弊時鏡蠟盡國於亡後見孤忠求仁既得無餘憾散入區
區野史中
智伯待賢厚報瀛公識尔未應深堅剛百鍊終須屈千古難

銷國士心

又

人生無百年等化一丘土富貴有朝昏忠義無今古
望宋瑞英所圖堂、整臣節存者為何如

哭文丞相

泰和龍仁夫

忠節身華冷堂、見此英萬人隨日化一士與天爭杜宇啼
血蚩尤死用兵微生何寸草惟有淚縱橫

又

虞伯生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柰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寧
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
望大不如前洒淚時

又

文江頽可遠

入關吾自戴吾頭脫關恨無孤白髮林深虎闢日西夕風急雁
斷江南秋夢泉石上礪牛角障東橋邊鳴鹿吻忠魂夜歸風雨
作怒氣上激奔湍流

又

黃誠性

三百餘年樂育恩晚於科目得斯人崎嶇嶺海暮年國零落種
毛萬死身諸葛未亡猶有漢包胥歎泣更無秦挑燈慷慨歌梁
甫鬢髮蕭蕭愴鬼神

謁文丞相祠

豫章胡儼

大厦兮既顛豈一木兮能全惟夫子兮違之莫不負兮所天不
茫茫兮曷信彼覆餗兮何心志侘傺兮不白淚浪浪兮盈襟脫

虎口兮危疑，羌中道兮失路。風塵兮頽洞，心驚怖兮誰許。乘時兮浮海，波漫漫兮汪洋。渺靈脩兮何許，雲冥冥兮山蒼。蒼蒼兮空坑，期王室兮再匡。忽豺虎兮充斥，嗟赤子兮流亡。宋崖兮景從，義旅兮奮張。何時運兮迫阨，披猖兮見繫。矢死兮弗渝，哀夷齊兮不食。拘囚兮繫，慷慨兮陳詞。從容兮就義，日慘慘兮風悲。遺初兮巽宮，儼肅肅兮令容。神逍遙兮八極，驟白螭兮駕青龍。流耿光兮天地，與造化焉窮。

又

胡儼

清風大節古來稀，一寸丹心天地知。獨汎鯨波經汗漫，幾從虎口脫危疑。南歸慷慨勤王日，北上從容就死時。鬻舍至今遺廟在，黃鸝碧草不勝思。

文丞相祠重修記

廬陵楊士奇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

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

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克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大

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拜，對即極口論國家大計，未幾

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要，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

而已，氣蓋天下，笑自是而斷斷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

為己任，雖險阻艱難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

大義愈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閎，浩然之氣以為之主

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

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為

稱首事具宋史而公卿人劉岳申撫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
高錫集社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傳以
作公傳視史加詳實馬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北平按察
副使劉崧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作塑像焉永樂
六年大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始有春秋之祭於有司
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頌
祠宇弊陋弗稱遵用詔旨葺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
其又永劉傳刻石將使人人皆知世之為臣者光明震動焜焜
烈烈有公也於乎忠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
勵後人尤守令之急務庸其達為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
縣人寬厚明敏自大學士授工科給事中

上親擢為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剴切之才上下皆稱之而盡心
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昌平之狄梁公諫議祠而嚴其祀事之
類皆其知本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者

讀文丞相傳有感

臨江金幼孜

憶昨中原板蕩秋銜哀日夜在興周全生不為功名計後死空
懷社稷謀皦皦丹心明日月巍巍大節重山立北來弟古看遺
錄祗在當時三派流

謁文丞相祠

廬陵曾棨

國事艱危屬秉鈞平生慷慨捐身百年社稷歸元主萬古祠
堂表宋臣已見高名垂宇宙還瞻遺像肅冠紳猶疑碧血生芳
草留得清芬歲歲春

又

廬陵胡廣

丞相生異質挺特真天人勁氣薄霄漢國亡以軀徇方當橫
 犇日盡瘁任艱辛上書抗直言屢欲斬賊臣回翔沮毒靈素
 抱鬱鬱難伸大事已云徂乃付秉軸鈞隆表夜竊出六宮竟蒙
 塵嗟彼賣國者致公何狡鈍萬死出虎口努力支蒼昊崎嶇走
 嶺海顛沛念君親鞠旅以勤王臨危馬顧身要俾將墜緒再
 蘇垂絕晨徒手格猛獸胡馬正駘、勢窮倖被執誓死以成
 仁甚貴景輿膝豈憚弘範嗔悵望零丁洋欲濟迷遠津天
 高憐武翼水凋悲縱鱗羈縲詎遑恤犴獄經數春采微恥
 食粟詠歌傷獲麟從容以就義慷慨怒目瞋辨論詞不屈
 厲聲若霆震聞者皆吐舌為公却遂巡宋無不道君而無可

弔民大命屬更革皇路哀沉運速死力廿分若生鄙胡蝶所學
 希聖賢臨厄載書紳使公死仰蔡羅志徒荆榛使公死絕粒
 雖義徒江濱天以公報宋亦以全公純良金堅百煉美玉燦璘
 彩光明暴天下萬古終寡隋道增名教重志競日月新煌
 忠節傳每讀必露中公胡歸帝鄉實是騎公神在地為河嶽
 在天為星辰陟降在帝傍為雨為風雲豐年生百穀室家咸
 溱、聖明啓隆運復典昭儀文祠廟學宮傍歲時肅嘗
 裡重為事君勸承以教柔倫

又

胡廣

丞相祠堂在 帝城門墻近接學宮平生留餘恨圖全國
 沒有精靈食舊京萬古乾坤高節 梁九雲青日月著忠貞

我來稽顙瞻遺像尚見風姿颯爽清

文山集序

綱常之道由乎天理著於人心如日月之照臨山川之流峙綿六合亘萬古而不可泯也是故為臣必盡忠為子必盡孝而後斯道以明是以為事君事親者之準則焉余嘗於宋丞相信國文公深有感焉公以雄材與學擢進士第一始登仕版即罹國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精忠大節卓卓乎不可尚也洪武丁丑余以典憲西江因公至

京獲見前監察御史工部尚書吳興嚴公震直出示丞相所作指南錄吟嘯集益宋垂亡時元師逼境倉皇奉使尋被拘留此行至京口脫去奔真楊歷通泰遵海以達行朝與夫再相出督

潮陽兵敗被執居元獄六載中間觸目所遭艱難險阻感憤悲痛悉形諸詩以紀其實余伏讀慨然流涕是其許國之心發於言辭之表非空言也觀其在高亭抗顏責其失信罵呂文煥斥其為逆刀鋸鼎鑊之弗懼與宋存亡其憤烈為何如其在行朝出師於不可為之時震動嶺表志圖恢復大事既去服藥不死絕粒又不死雍容就義死于元市其忠勇為何如陸秀夫所謂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信知丞相之心者矣蓋其得天地至大至剛之氣故能發而為至堅至真之節使綱常之道大明於世是天有以默佑丞相之忠為宋三百年養士之効嗟乎丞相雖死其精神在天地勳名在簡冊足以輝六合而照萬世至於成敗利鈍天實為之非人力也今幸斯集之存余

不敢自私乃博采遺事得遼陽提學申齋劉先生所撰丞相傳
為一卷指南錄吟嘯集各為一卷復擴摭先達諸儒所為詩文
為附錄一卷彙而成編特壽梓以廣其傳天下後世豈無志義
感發興起其間其於世教不既大矣乎此尚書嚴公之志亦余
之志也遂書此于卷端云汝南房安序

題文山集杜句

楊士奇

右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皆在燕獄所作每首有公自序其
後鄧中齊讓督府忠義傳劉申齋撰公傳皆有資於此初公得
死後吉水士人張弘毅柳仲新自燕以公少髮及遺文歸而此
詩亦在其中鄉郡舊嘗刺公遺文兵後板廢今士大夫家間存
其本永樂丙申余於京師遇此詩及督府忠義傳遂錄藏之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楊士奇

古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兼學士院權直吾即劉先
生撰其書字中有學者稱中齋先生與丞相同朝此傳多本於
丞相自述故特詳實而後來作宋史又多本於此云

閩文山集謾述

胡儼

誓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應為揚厲淵日落山河慘其
春歸草木長萬里盡囚拋骨肉百年忠義見文章可憐有客王
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二龍南去海茫茫社屋寒來馬叫霜萬死寒旗還舉義千金
歲除竟泮泮都城不泯忠臣祀國論猶傳政事堂志士悲歌多
感慨後人誰識謝翱狂

神石銘

唐陵李晟克貞

神石者宋以保古丞相信國文公兵敗而獲祐于石也當景炎
盡亡信國開督舟于汀州出兵恢復至吉之空坑兵敗而走山
徑險隘追兵已及公方過大石忽墜而塞其路追兵阻於墜石
不能過比一月求路而公已去矣夫石者頑然無知覺運動之物
也今而能拯忠臣於危迫之際是石而神也其果孰使之然哉
蓋公之忠義有以感之而天實使之也公當宗室潰敗不可為
之時猶奉其遺孤於海島致身竭力奮不顧死圖欲復其宗社
一念之烈上通於天能感夫深山之石使之震動奔走以効其
用若驅策之者此天之所以佑乎忠義而有非人力之所能
及者矣予疑天既祐之而終不使之成功何哉豈天運已終

既不可復而一時倉卒之間暗昧而死不足以表其忠節必將
得祐完護使之雍容就義死於燕市然後精忠大節烈烈然著
當時而垂無窮于以正千萬年綱常彝倫之道為君子之準上
天之意其在是歟意向非茲石則公死于斯時矣此石之所以
神也為之銘曰

空坑之原砥石齟齬幾千萬年峙于幽阻嗟嗟忠臣兵敗而馳
追騎已及形迫勢危屹然而墜塞其要阨昔焉長途修阻臨
敵師孔武竟莫能踰脫其危迫靡有艱虞維石之神維石之功
維天所使以完其忠雍容一死義盡仁至千年綱常由茲弗墜
嗚呼神石天地悠久公之忠節同茲不朽我作銘詩以開來者
烈哉信公神哉茲石

神石詩

吉水夏霖道存

嶠岩山頭石頑鈍不可錫屹立自大古閱歷忘歲年正馬為敵
走三軍亂馳奔微軀豈容惜忍見天為崩山運方救危追騎來
如雲截然既中路劃使生死分鼎命不再疑誰能支其顛獨餘
忠義士欲使昌其傳茲石亦孔神所使寧非天火德音絕地珍
忠永堪憐

指南錄後序

范陽鄒緝

右指南後錄三卷宋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所作也有前錄蓋其
奉使元伯頽軍及脫京口走三山益王行在所之作自分為四卷若
後錄則自潮州被執北行并繫燕獄中所作每卷首及各有自
序其第一卷又分為上下謂之指南者蓋志其盡忠死國之心

誓不復有他志也見於其所為前後錄自序甚明而世乃有吟嘯
集之號何其異哉鄉先生劉公岳申所撰公家傳亦言為指南前
後錄無有所謂吟嘯之號也但其言前錄三卷後錄五卷則考公
自序為不合緝意後錄亦當為四卷第三年歲詩尚有散逸不
存者今亦不得自為卷始以附於三卷之後俟復有所得則以
補之且正前號之謬而復其名為指南錄庶幾公之本志云然前
錄則公所為序號存而詩不完者幸今皆有在而廬陵縣學官
已錄板行之獨此後錄世罕有完本緝求之三十餘年而後得既手
自抄錄以藏于家遇有好者即使之傳錄猶慮其傳之未能廣
也而吾郡推官三山林同正行欣然欲復以刻之學官以與前錄共
傳焉正行可謂有志為義君子矣嗚呼公於崎嶇險阻之間許

國之心久而益堅雖艱苦備嘗而處之怡然自得視死如歸故其
大忠大節所以暴於天地垂諸後世者皎然如秋霜烈日之光潔屹
然如岱宗喬嶽之崇高而人不可狎近也緝為公郡人每想慕公
之風烈輒為之流涕感奮而興起況於是詩實公平生深有望
於後人之不泯其德也曩有以知其心者然公之心固已白於天下後
世矣而其詩亦不可以不傳也惜其湮晦已久幸今得復見於世
緝豈敢私其藏而不與衆共之哉因書是說于後使讀公詩
者知公之所立其志蓋素定而後容殺身以成夫仁者其所履
蓋尤不易云



